



特へ 16  
2752  
32





門 18  
2752  
32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碑刻跋 二十九首

淳化閣帖十跋

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與嗣者得無愈失之耶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間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矍乃虎駭鷄視孝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



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  
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畫是夙工晉世  
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  
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軍破堙數朝三書糾統  
若出一手定為贗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  
不鮮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耶宣以祖後孫道  
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鎚何以  
無半冊六朝史在腹良可咲也文皇大笱白羽取天  
下籠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間工篤若此伯思謂  
吊江叔藝韞二帖為高宗書歟矣謂枇杷移營亦高  
宗未有據也五言唐諸帝若高若中者不當辨菽麥  
高既工八法中復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叔懷弟也  
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耶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  
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又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  
謂其如清澗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挈攬今  
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真蹟久絕疑為長史書  
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  
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疎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



為大令書又以為張融思光卮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黃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逐帖為大令臨書長風帖為逸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况贗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沈著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彦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琅玕寧獨風範世將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偽高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章健逸發翫髀廉稜獨表光絕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佞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意非真噫亦輕于持論矣書法至魏晉極矣縱復贗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于書亦云張華稱承



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讀書故也

第三卷庾元規書媿子江淮間呼母為媿書箱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既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鴛得耶按啓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實裒評其勢捷而踈驚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黃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絕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絕外交語出自竇蒙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徽操渙凝皆逸少子

鳳毛麟然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賦云突兀嵩華參差斗牛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賦稱元寶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其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數經摹勒銀鉤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歎小人亂真者臨攸乃有餘自運不足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元孔彥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槪若嚴霜之林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水工力



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啟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同端雅之極用掘筆時手辦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為元亮沈嘉為嘉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各謂杜預司馬攸卞壺劉穆之王僧虔為侍中山新沓為太守王廞司徒左長史也目為司徒山新沓杜征西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之庾太尉王海陵間著不學至此而三館諸公無為糾正者為之一笑

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實賦比之激溜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槩疑非真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竇稱其寬而壯賒而密綽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偽未可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眉之妙品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尚張懷瓘曰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贗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褚河南謫潭府時無侍中



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  
 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中錄出者真書家董  
 狐也率更行草圍圍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  
 跌宕流通驚竒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為動色  
 羊薄以後略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  
 縑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  
 述稱其煙姹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書斷入  
 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  
 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達  
 晉人為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為丹陽尹與

羊欣齊名今列之唐每一開卷便為王著村老供一  
 盧胡也

第五卷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僖衛夫  
 人古法帖隨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  
 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  
 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識  
 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真偽難辨故別為一本耳頡  
 文科斗祝融峰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無  
 疑黃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裴  
 君紀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



碑中字此為偽構果也宋僖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  
竇蒙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  
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  
士帖為柳產疏為袁崧舞女仙人為蕭思話疏為薄  
紹之龍跳虎卧帖為梁鵠疏為韋誕疏不載王右軍  
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玄范惟均孔琳之帖不  
載孟光祿何者為正耳吾嘗恠其訾子敬薄伯英以  
為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為不知何氏以為歐陽率更  
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語法俱似  
之或是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

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外道  
緊飄逸及意識帖俱絕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第六卷為吾家右軍書開卷頓爾神豁米元章黃長  
睿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  
間結體小疎韻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畫偽作則吾豈  
敢惟殷生帖法既淺促又是從合晉人更語為不得  
真耳然亦非郝歆書也七兒帖為之一慨甫過知命  
婚娶都畢種種琳球至惡者猶是道韞郎便堪樂死  
何必阿迷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  
子雲後然汶嶺游目終否願素山川濟勝須種夙根



耳景風帖謂是賈魯送張說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  
瘦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彦國老不  
得爾晉人固字其父况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內擲大  
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  
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蹟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  
萬端以區區蠡管求之母乃為永和諸賢唉地下乎  
吾力非能辨此者故寘之以寓懷田居可耳

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今人物眇然而艱  
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末運所乘賢俊併墜致  
足摧感黃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偽毫髮倘况

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脩謂勿勿非勿三  
也係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  
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  
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  
非也帖尾謹此代申不具非晉人尺牘語是永自作  
無疑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  
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  
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內擲之言  
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  
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岱矣不



唯西游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楊用脩辨之甚詳  
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  
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能辨然淡悶干嘔咸古  
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大令風又焉知  
非乃公偶為之耶凝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為阿  
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是際竟  
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飡霞之  
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光

蹕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

餓隸要而論之殆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鄰家  
離婚後語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玄  
度帖翩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為軍司謝仁祖  
卒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  
法不類右軍恐方面書耳薄冷益部二帖顏米辨為  
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又牘語何  
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黃以事  
差覈耳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托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  
章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真贗跡吾不解書不能辨第



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構同，恐是大令創草。黃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秦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譌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適發縱，出自餘子。譬啖恒山紫花梨，亦以為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往往落李北海、米南宮、趙吳興及爾時祝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神物司之。敬安能強哉。

淳化閣帖後

今人類多稱淳化閣帖，不知往時唯兩府拜日，方被此賜。元祐中，親賢宅諸王僅搨百本，遺人然雅已不逮舊。至靖康朝，遂擲虜手，即無論潭絳、泉汝、大觀戲魚、舊蹟，亦自不知矣。包叅軍此帖，雖木本，然紙墨古色隱隱，指睫間而波磔，督策之際，無毫髮遺恨。唯第五卷關智果、何氏等十一帖，今泉石亦少此。而宋刻烏鎮、福清三山殿，司皆棗木。又云有脫落，是未可知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余猶恠其不究極八法，而徒區區於出處、真贋、叅軍具腕中眼者，毋亦得其意於驪黃牝牡之外哉。

淳化殘帖



李鴻臚藏閣帖第九卷真奚氏墨澄心帑淳化搨賜  
兩府者汪端明所謂墨黑甚於漆字豐穰有神采李  
莊簡謂初用廷珪墨則色濃又初板完好無銀錠紋  
攷之皆合又此卷唯益部者舊薄冷二帖為歐陽率  
更之誤餘皆大令筆也吉光片羽購者千金鴻臚其  
善有之不減得吳興白練裙矣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太清樓帖徽宗時以閣帖燬於火復取真跡摹  
勒上石而益以秘閣續刻及貞觀十七帖孫過庭書  
譜總二十二卷標題卷尾皆蔡京筆或以為劉燾無  
言非也摹搨精妙不減淳化閣帖而世少傳者徽宗  
故秘愛之不久有靖康之變而時又無它刻以故視  
閣帖為尤貴重甲戌秋八月余以俸緡四十五千得  
之長安市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物然僅卷之二四  
五八十耳明年復以十六千得第七卷為右軍書於  
吳中而缺首數行其他卷及續刻尚杳然也搨法精  
甚字畫稍肥而鋒勢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  
宅二王府帖紹興太學淳熙脩內皆出其下余故識  
而藏之倘日力未盡尚可希延津之合也

絳帖



此帖吳中黃勉之以十二千得之於市人割去卷尾却以泉帖淳化云云裝後勉之子淳父始辨其為絳帖仍割去尾裝而屬文壽承籤題其首後得五十千質之華禮部叔陽歸踰三歲復得三十千始真為華氏物而叔陽病甚寄余郎中為別按絳帖凡十二卷其首卷倉頡夏禹至秦漢人而止今頗與之合而二卷之帝王自章帝以至於唐高宗五卷自梁王筠以至薄紹之皆缺右軍蹟亦失三之一其治頭眩方據東觀餘論知其為真絳也豈絳帖不完之本好事者姑取其標改作十卷以希重息耶抑別有選本耶第其石刻之精與帛墨之古不在生平所見淳化閣本下而徧攷宋帖無此改損本恐非絳不能當也昔人以絳為淳化嫡子太清樓為介弟今吾一歲而俱得其十之六七以比於吉光之片羽則具體矣然淳父吾故人叔陽吾婿方壯不二年而失之而况茲帖之閱人若傳舍又安必其長為我有也

汝帖

淳化閣帖出其子裔最良者為大觀為潭絳戲魚堂脩內司而其最下者為汝蓋王家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



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為甚博而甚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儻之類耳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麗而刻工拙所謂鮑老當場郎當舞袖者耶第其刻在汝大類社之樗以不材而獲全今尚可搨也昔人謂為黃長睿所搨擊不直一錢噫令無長睿亦能與潭絳爭價耶

東書堂帖

東書堂帖者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為主而秘閣續帖亦時有刪取至宋太宗以後蘇黃米蔡諸家勝國虞趙鮮于之跡皆與焉刻成亦曾進御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遜以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又似徐偃王前仰後俯僅尔肉立此帖蓋摹筆至使古人之跡屈而從手耳其於蘭亭亦然蓋雙鉤廓填始可免此病也

寶賢堂集古法帖

寶賢堂帖自晉靖王為世子時刻者大約以閣帖絳帖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邸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蹟摹勒上石於行欵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以此在諸帖下耳當 孝廟時嘗



進御人主右文親為手書褒美之其所自叙頗率捫其墨蹟之盛而所見寥寥乃爾視今權相緹帥家蓄殊不能百一也余徃歲為晉臬邂逅中貴人問古刻真蹟今無一存者不知何繇失之為一慨歎而已

### 真賞齋帖

真賞齋帖三卷第一卷為鍾太傅薦季直表初在相城沈啓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為真蹟後歸華氏第唐以來落何人手不入天府及竇裊賦述省吾懷瓘品斷中又卷首有米芾印芾自言生平覩真蹟自晉而止無漢魏者竇章待訪諸錄亦不言太傅此為

妄益無疑結體雖與宣示墓田少異余嘗評之小法十六楷法十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卷右軍袁生帖妙甚徽宗時進御者第三卷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篆籀隸分法黯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擗磔之異種種可翫沈啓南嘗從華氏乞得令文徵仲雙鈎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搨法亦佳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 廬山陳氏甲秀堂帖



甲秀堂帖五卷近忽盛行想是模刻雜本為之耳然  
真刻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  
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鷓鴣賦亦然黃  
伯思辨其為李懷琳贗作極可據也唯眉山豫章襄  
陽諸尺牘奕奕有姿態耳

文氏停雲館帖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黃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  
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序規倣曹  
娥神明不足耳余嘗見此論大抵沙門攻傳太史奕  
語也率更心經陀羅尼咒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圓

似不類碑石存者陰符經真草兩帖俱有小法顏魯  
公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  
無此筆非也此正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法耳度人  
護命經匹如銅雀遺瓦令人寶愛古人不可及豈唯  
翰墨而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鉤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張雨  
沈周王鏊文徵明跋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祿  
并餘蹟縱橫妙境雖再經摹勒回矐一閱諸蹟喪氣  
間與家弟臨池悵手腕之拙輒自解曰藍田佳壁盡  
矣安能作烟華色耶李懷琳偽為叔夜書見諸書苑



甚詳叔夜當不致恨地下矣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悟  
解胸次不甚高故小乏風骨耳後有湯君載文徵仲  
二跋其辭亦詳縟可喜也

第三卷顏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熳之趣行狎之妙一  
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  
痛鬱淳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  
亦該洽稱是朱巨川告徐柱國流吏楷耳懷素千文  
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  
郭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目  
以散僧入聖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余於少師亦  
然

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宋初第一手蘇黃諸公起  
乃稍稍揜之書家者流譏其庸拙此行筆可見杜祁  
公行草僅免俗耳而耳觀相更至黃裳陳場跋如小  
兒塗鴉胡重也永叔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乃頗自矜  
許豈獨知入難哉文潞公乃無論結構亦老逸可念  
王荆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嶽爭媚之何也中間僅  
一二紛披老筆蔡君謨二紙差強人意然多圍圍未  
暢坡公涪老共四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外



取態類叟存故事耳唯顏米九帖燁燁光彩射人趙  
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第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  
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  
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畧相當人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  
下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  
范希文司馬君實如召伯之甘棠不以書也馮當世  
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  
參寥薛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  
南宋人誤寘此冊中

第六卷為南宋名人書如干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  
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悞耳米敷文陸秘監之  
竒逸張于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  
公之儼雅皆有可采者張即之大絃臨池惡札之驩  
垂此行押差未敗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公儒林國楨  
千秋尚新豈在書乎葉少蘊筆不佳嘗仕顯矣好構  
撰其人才亦下中

第七卷為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令之色昔  
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  
札殊有米顛糾糾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札



似傷佻康里巒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  
曲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頡頏未熟頡頏未  
熟斯則得之巒又言吳興日作可万字儂可三万字  
恐無此理趙彥徵周景遠吳興之優孟揭曼碩伯防  
陳敬初之魯衛他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  
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  
如風女兒灘澁長袖豈為丹青所攜借耶吾不能知  
之以俟鑒者

第八卷為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適媚清  
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常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

工之極妙逼黃庭洛神唯凡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

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  
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璩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  
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類米筆簪蓋  
舉叙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儂  
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為銜縻所苦未  
甚馳驟然踈足差少禎期舉舉出籃之能沈學士一  
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魯生俱淘洗宿習  
未盡書述謂沈大理毬鞠少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



卷之四  
功是米書之僂浮者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  
臺是吳興之局促者李少卿愛寫此跡是其得意事  
故出得意筆有純綿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  
再一展便不足言

第十卷為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柁  
歌余往從文嘉所見真蹟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  
以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為書石  
者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  
評國初至弘正名筆差許仲溫民則而惡汝弼其  
所揚屹皆當味其微托固欲與吳興狎主齊盟矣書  
法做章草不能造幽亦自不俗



荆州山人稿卷之五

荆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

衡山禹碑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薙倒披鸞漂鳳泊孛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荆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此碑流蹟已久不當參以蟬蛸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

荆州山人稿卷之五 世經堂刻



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禹而列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更有不可曉者子直以為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而用脩所謂龍畫傍分螺書扁刻不啻倍蓰嶧山瑯邪也留此以冠諸刻

### 岐陽石鼓文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管是籀史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偶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貶擊殆無地可容面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

### 秦相嶧山碑

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撫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群游之妙徒想像於荒烟榛草間重以增慨

### 西嶽華山碑

西嶽華山碑文見楊用脩金石刻亦爾雅可讀為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監書也其言亦似有據



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  
不韋費長房薊子訓此何人也其行筆殊道勁督策  
之際不盡如鍾梁二公乃知唐人隸分之法所由起耳

### 漢太山孔宙碑後

漢太山都尉孔宙碑宙融父也卒以延熹四年又後  
四年而都尉廢廢三年而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  
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碑不載宙子名余故附  
記於後碑陰有廣宗捕巡等今皆失之其書與文雖  
非至者要之不失東京本色也

### 跋漢隸張蕩陰碑

後漢蕩陰令張君碑君諱遷陳留己吾人蓋既卒而  
其門生故吏刻石記之者也文辭翩翩有東京風獨  
叙事未甚詳覈耳至謂其先有曰良曰釋之曰騫者  
按良韓人釋之南陽堵陽人騫漢中人宗系絕不相  
及文人無實乃爾其書法不能工而典雅饒古意終  
非永嘉以後所可及也

### 漢景君銘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今在濟寧州學見永  
叔明誠集中而永叔辨論加詳隸法故自古雅尚可  
識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也額曰銘辭曰誄



亦屬未安東京作者往往如是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亦漢隸中之有聲者也鄭樵氏謂出蔡中郎趙明誠疑其不然俱未有據峻自司隸再遷以終今舉其雄者又為之私謚曰忠惠父皆門生故吏意也

漢圉令趙君碑

漢圉令趙君碑當趙明誠時已剝缺名字無改而所載銘辭今尚彷彿可讀書法方整鍾蔡所近其碑是漢舊刻可重也金石錄云司徒楊公辟攷碑司徒袁

公碑當以碑為正

蔡中郎書夏仲兗碑

按趙明誠金石錄云此碑元祐間治河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又云家所藏漢碑二百卷獨此碑最完然則歐陽公以前當不及見矣碑尾今有蔡邕伯喈書字乃後人妄益然內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為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



桐栢廟碑

後漢桐栢廟碑王文考撰撫搨精彩動人覽者謂是宋本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其所載文僅十之六七不應此本完善乃爾豈漢碑已泐而宋人別得善本重刻之耶分法雖極古雅然徃徃有史惟則張正臣筆意視受禪碑勸進表不無出入因識以俟知者

皇象天發碑

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唯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後又閱趙明誠金石錄頗載碑所謂上天帝言大吳一萬方等語以為妖而不著其奇昨肖甫中丞搨一帋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用批法而挑跋平硬又盡去碁筭蚪環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不可讀而典刑盡在因錄之篋中跋尾胡宗師不著臨池名而絕得魯公宋文貞碑側記法亦可取也

急就章

章草隸之分變也自伯英創今草海內爭趨之章日以廢書譜稱二王章法俱入神而其存者自孫權豹



奴二三帖外不復可見豈非愛而傳者不在是耶此  
急就章稱皇象書無可據唯米元章書史云象有急  
就章唐撫奇絕在故相張齊賢孫山陽簿直清處此  
豈即其物耶然當葉夢得刻石時再經摹搨國初  
又一入仲溫手風骨盡矣形似一二存者精意古色  
尚足照映藝圃况真象書又當何如耶

### 孔子廟碑

孔子廟記後有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數字是宋嘉  
祐人益者魏文帝于莫漢後日不暇給乃有此舉母  
亦禪讓餘策哉何新之莽魏之丕來辱吾聖道若此  
也碑字多漫漶其存者結體亦與受禪同差可寶也

### 受禪碑

受禪碑云是司徒上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  
之三絕碑一云即太傅書未可據也字多磨利然其  
存者古雅適美自是鍾鼎間物噫其文與事不論後  
千百年而使海內之士所指而唾罵者寶玩不忍釋  
孰謂書一藝哉

### 勸進碑

勸進表亦云鍾繇書結法與受禪畧同第所稱官俱  
號督軍蓋是時尚未稱都督耳以太傅手腕使書前



後出師表刻之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相照映哉吁可惜也

又二碑

余所記勸進受禪二碑以乞家弟矣後復得一本字畫不甚剝蝕惜受禪闕前數行中又多斷簡當是舊榻再經裝池致零落其存者猶燁燁精采射人也余始絕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恍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此其所以異也漢如建安唐三謝時代所壓故自不得超也

鍾太傅賀捷表

太傅賀捷表一名戎路表清麗無前唯結法似小異真蹟藏宣和御殿歐陽公以二十四年九月內羽未死為疑黃長霄復以閏年駁之當無可措語矣第此亦非李懷琳輩所辨也

宋榻蘭亭帖

此楔帖所謂蘭亭教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秘殿圖印乃是作一小冊子於綾面書記耳是元初人裝贖池皆零落後有朱紫陽及新舟丘題仲穆諸公跋末又一老僧作胡語末云付之東屏永鎮山門按趙吳興



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內稱吳中此禪主僧東屏有  
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  
之與東屏其賢不肖可知也此本為六觀堂周氏世  
藏豈真北禪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偏傍  
攷證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  
云字微帶肉頗可據它未必盡爾又中所註魯字乃  
作一鈎磔黃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不然也字  
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雄逸圓秀天真爛然又  
聖教序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出吾不知於定武何  
如復州以下皆當雁行矣始吾一再題皆謂定武而  
不能辨本本所以後閱米海岳書史稱泗州杜氏收  
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俱有鋒勢筆活回視定  
本及世妄刻之本異又云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佳  
於定武不及余家板本遠甚米高自標樹乃爾即世  
所聞三米蘭亭是也理廟題作正本且所謂有鋒勢  
筆活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若老僧付東屏一跋  
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聚訟吾  
嚮者不熟律漫為長歌遂作一番錯斷公案然此本  
亦自不辱也

又



莫雲卿甚愛吾此本以為在定武上而周公瑕不然  
之於跋尾頗出異議人或以難余余謂昔裴逸民性  
弘方愛楊喬之有高韻樂彥輔性精純愛楊髦之有  
神檢論者評之以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  
並為後出之偽此本之視定武殆猶楊喬之有高韻  
而微傷檢者乎要之亦伯仲也然遂欲定周莫之優  
劣比於裴樂則吾未敢知

又

余嘗見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與此雖小有不同然  
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  
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  
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  
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欲為定武左袒  
與公瑕之謂此本不如定武者俱非篤論也

又

此本初為周氏六觀堂物周生歿其家失之落拾遺  
人黃熊手熊嘗借張氏摹石榻得一帋作古色却割  
去真帖入舊裝又攜示今沈尚寶申學士乞題尾質  
之吾州曹氏得中金三十兩以真帖一幅質周金華  
處得中金二十兩最後事露曹氏却責令原卷而會



金華歿復從其家購之始復合而售余損它器翫直  
數十千去久之而吳中有刻蘭亭叙者文休承為題  
尾加獎飾以為不下定武細閱之即張氏石本耳以  
此知余所得之妙信非凡品也

題宋搨褚摸契帖

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豫章次之  
劉無言重刻張徵褚摸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稱張  
澂摹勒上石蓋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所謂循王家  
藏本恐不甘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摸  
契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褚摹狀又次  
為米芾元章跋及贊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  
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契帖之  
下僅紹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裝觀  
察使印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英景間吳中陳祭  
酒緝熙得此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鈎入  
石余獲石本後十餘年而陳裔孫以墨本采售僅餘  
忠安等五跋而增元陳深十二跋於前詰之則曰近  
以倭難竄身失後數昏耳陳深書尚固未登石也余  
時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間較以石本不  
及遠甚又踰年檢都元敬書畫見聞記云祭酒歿此



卷燬于火余悶悶不能已然惟所以存此五跋者蓋  
陳命工更臨一本而刻此跋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  
又數年始獲此宋榻本內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  
臣手書杜郊公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贊與前本同  
異幾二十許字考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米老秘  
記敷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蓋米本耳陳本  
輕俊自肆至米跋則翩翩可喜使它人故不易辨此  
然亦不敢出入乃爾意米老嘗別為贗本以應人又  
懼異時奪嫡故稍錯綜之耶此老白戰博書畫舩其  
自敘以王雍雪景六幅李圭翎毛徐熙梨花易之損



禊刻不稱後歸趙太史汝師今春晒書見之因舉以  
貽汝師未敢遽謂延津之劍庶幾中郎之虎賁耳

### 蘭亭肥本

蘭亭肥本二前一本雖少剝蝕而淳雅饒古趣當是  
定武正嫡後一本則時刻中之小有意者留以備考

### 周邸東書堂禊帖

蘭亭叙刻周憲王邸中者凡五本其一為定武本二  
為定武肥本三為褚河南本四為唐撫賜本而其五  
復為定武本不知王所藏本果無奪嫡之疑否王果  
有正法藏眼否且似以己意臨搨而不作雙鉤廓填



媚潤有餘古勁不足恐未能為中郎之虎賁也石刻  
於畫尤遠泉石氣韻了不知所在而諸賢偃仰隗俄  
之態尚小可尋以此知伯時自不凡其它詩及雜記  
真行數帛皆憲王筆縱不能脫俗而時時有晉意譬  
之王石飴澳釜煬代薪比之爾時諸賢風流都不似  
然不至作宋儒喫菜事魔也此本視近搨差整潔留  
之作諸蘭亭屏脚

王右軍草書蘭亭記

余初見此帖大駭亡論與右軍存蹟毫髮不相似其  
縱慢生穉即唐開元以前無之獨於督策處小近筆  
陣圖耳楊用脩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  
蔡子正跋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主所後穀之裔孫  
遺之且云邇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尚取而置之禁  
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蓋陶性貪甚而寡識又以豪  
壁李主所勾奪無厭李故用懷琳故事作謔書裝潢  
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又賂子正於  
樞廷代朱提而蔡又不察最後降虜強作解事引沈  
學士饑鷹夜歸渴驥奔泉語定之石俱可咲也世固  
有寶燕石者猶似玉也此書固朴之於璞哉

題宋搨黃庭經後



昔人謂右軍黃庭不傳世而傳者乃吳通微學士書  
余所見多文氏停雲館本往往纖促無復遺蘊以為  
真通微贗作及觀此宋榻乃木本耳而增損鍾筆圖  
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乃知停雲自是文氏家  
書耳且通微院吏體安能辨此狡獪耶曹君其實之  
異口受白雲子訣見飛天仙人鸞鶴時更當一大快也

舊榻黃庭經

黃長睿以陶隱居翼真檢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授  
弟子楊君黃庭經使作隸字寫傳許長史時右軍歿  
已二歲為辨然隱居上梁武書云逸以有名之跡黃  
庭勸進不審猶得存否長睿以隱居破隱居亦似癡  
人說夢也第唐人謂是換鵝經則可笑耳此木本宋  
榻摹拓展轉失真而中間尚存意態如所謂王謝家  
子弟猶可想也

右軍筆陣圖

筆陣圖二本一本刻自周邱者小類歐陽率更偽本  
無疑此本作行筆而稍大數行之後筋距橫出至訛  
張昶為張旭蓋亦非真蹟也或云出江南李王手李  
用筆踈而婉媚此則通勁有格恐亦非宋人所可到  
也



周孝侯墓碑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  
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  
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名與書  
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  
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  
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  
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我為大臣以  
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  
云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  
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太臣之葬師傅  
之禮親臨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  
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  
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  
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  
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  
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  
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為處後者竄  
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



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  
又似平原它文錯簡然考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  
號不可曉也書結構雖小踈筆亦過強而中間絕有  
姿骨督策之際大得鍾王意在李北海張從申間又  
不可以其譌而易之也

題右軍十七帖

黃長睿言石刻有二本其一卷尾有勅字及解無畏  
褚遂良校者最佳蓋唐本也其一為賀知章臨本李  
後主刻之澄心堂者王著翻刻之殊拙而瘦所謂閣  
本也此帖後有勅字及無畏等校與長睿語合蓋宋  
人得唐本以精工刻之其鈎拓撇捺無言毛髮遺恨而  
紙墨如新光彩映射真所謂山陰之嫡嗣也吾弟其  
寶藏之

宋榻臨江二王帖後

晉二王帖右軍上中二卷大令一卷前為二像扶持  
者各一蓋宋臨江石刻也黃伯思謂淳化閣帖多贋  
本唯十七日等帖後有文皇勅字一卷最佳此本則  
汰去閣帖之偽者而博取諸家藏真蹟名刻命好手  
雙鈎上石掩映斐亶劇有生氣為書家一代冠冕余  
初得右軍上卷蓋宋榻之絕佳者喜而題其後曰箕



集州山...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聖教序  
裘誰復二王如底事吳興一卷無記得向來貞觀例  
黃金偏購右軍書居半歲忽復有以右軍中卷及大  
令下卷售者大令缺數條後先所得皆元人裝然前卷為  
卷後卷為冊斷非一家物而帛墨完好精潤若契麝  
煤蟬翅藹然輕雲之籠日延津之劍常山之寶符固  
無以喻也為之踴躍不寐敬識而藏之

### 聖教序

集右軍書聖教序心經余前後閱數十本獨此舊撮  
本不失筆意最佳耳此序為唐文皇記為高宗作今  
以冠藏經蓋叙記僧玄奘求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  
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闌出邊亡何  
胡棄之去幾死獨身越五烽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  
可汗歷十餘國而抵鳩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  
經語又之中天天竺戒日王所說法積十八年而以  
二象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  
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為序記侈大之噫  
彼高宗者固耳豈文皇之雄畧豪氣而遂衰沮不振  
至此耶彼其志得而無所事事意倦而感慨係之不  
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無足怪也奘既托之文皇懷  
仁又托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即令達磨師見之不滿



一咲耳右軍真蹟固多第自禊帖外不應行法大小  
勻整乃尔且梵字多所不備其小小展縮偏傍轉合  
所不免也

又

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  
構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文皇手  
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  
懷仁摸集勒石而心經末有志寧等潤色題字蓋玄  
奘方於洛中摠譯西域所齎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  
故云尔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  
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于書而仲蔚乃  
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展冊為之失笑

絳州夫子廟記

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真蹟中  
集者此又從序書及它石本摹刻形似之外風流都  
蓋矣雖然記得朱紫陽好曹孟德書劉共父好魯公  
書朱以時代譏之劉谷固耳吾唐忠臣若漢賊也朱  
乃屈咲此夫子廟記不當勝作樊師序耶吾姑為此  
石解嘲耳

攝山栖霞寺碑



金州山人稿卷之五  
栖霞寺碑文及銘梁尚書江總撰至宋沙門懷則始  
集右軍書勒之石亦聖教序遺法也結體極婉潤逼  
真第鉤捺處不得其行筆之妙耳總持江字佛弟子  
阿難為總持第一故云祝京兆遊栖霞詩所謂宋刻  
梁文江令字者是也總持平生好佞其佞佛亦爾已  
落綺語障中是何功德哉

王子敬洛神賦

子敬洛神賦舊僅見石本十三行今刻之吳中章氏  
者雖結法小異翩翩有格外姿態昔人評右軍洛神  
如凌波仙女今絕不可復得觀此彷彿遊龍驚鴻矣

子敬辭尚書令帖

子敬稱州民當是上揚州刺史耳蓋會稽王時為揚  
州秉政故也書法適逸踈爽然右軍家範不無少變  
北海吳興皆其濫觴少可惜耳

瘞鶴銘

瘞鶴銘余往歲游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  
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  
精頗不失初意可翫也其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  
人造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  
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是顧况尤無據黃長睿



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辨此  
隱居雖近似要之亦縣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  
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踈慢  
若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爾至於鋒禿穎露非盡其  
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酷愛之  
得無作捧心鄰女耶取魯直書作小推詰渠不能不  
面赤也

又十六字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碩况或謂即王  
瓚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而茗溪漁  
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榻銘書僅缺二十許  
字孟郡守摸之杜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剝  
葉伯寅常從其舅氏周六觀游焦山於水中探刻石  
摩娑久之不及榻時時悵恨昨年秋得袁尚之本僅  
十六字加装池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為  
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滑陽之思  
於朱方之化耶題畢三歎

陶隱居入山帖

袁昂評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  
甚峭快此入山帖雖小過側險而逸氣瀟灑雅與評



合第帖語稱元帝乃晉元非梁元也若梁元則不甚相及不應稱帝號又邵陵王乃蕭綸當隱居卒時綸尚少不應載其詩姑闕以俟再考

許長史碑

茅山許長史碑陶隱居著下有此一行隱居手自書則餘文乃隱居弟子筆耳長史名穆世名謚句容人祖尚吳中書郎父副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謚任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得道卒年七十二按晉史有許邁傳邁字叔玄一名快句容人後名玄字遠游與王右軍善游名山莫知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今碑文稱

第四兄遠遊永和四年嘉遯不返則長史固邁弟耳又云長兄揆世名毗次兄虎牙世名聯皆得道者許邁傳畧不及長史事至於祖父兄弟官闕皆脫畧何也右軍有玄度忽腫至一帖黃長睿楊用脩之徒引以駁晉史玄度實病死乃云服巨勝仙去不知所終不知玄度是許詢非邁也續晉陽秋曰詢字玄度高陽人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早半世說盛稱之然畧不及遠游晉史既不為詢作傳僅附見孫綽傳中亦無服巨勝語此皆不可曉者長史仙事未足論其祖父兄弟世系官述在左可以補晉志之遺聊志於此



又記得一事吾友許邗才好談玄罷長史歸李于鱗  
書戲之曰許長史猶在人間濟上人不知用古語也  
駭謂許于鱗何獨乃詛汝許為大笑於乎世寧獨濟  
上人哉

### 大佛寺碑

此碑在青州北門外大佛寺中高齊武平四年建歐  
陽公嘗守青矣而不載集古錄物之顯晦固有時耶  
其書不能大佳然猶有漢晉隸分法文筆瑣冗是江  
右體中最下者內連祗與密雲爭暗旨酒共澠流競  
深孝子與順孫藜芳節垂共義士相望國道與華胥  
競高帝業共虛穴比壯落霞秋水之法一篇三見能  
不令覽者嘔穢耶然不見爾時習尚如此固不止庾  
家射賦舍利碑已也寺檀越為青州刺史司空公寧  
都縣高城縣開國公昌國公侯臨淮王婁公當是婁  
定遠也其爵有加封有別封悉著之者虜俗陋故耳  
碑陰又有李北海龍興之寺四大字適偉圓健猶可  
賞翫余別搨一本置山房因附識於此

### 智永真草千字

智永書圓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在於藏鋒斂態耳  
余少時任尚書郎曾一見絹本真蹟於山陰董氏妙



墨深入膚理滯鬱欲飛真神物也生時一字敵五萬  
今當不知如何耳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六十五首

唐文皇屏風帖

文皇嘗作真草書古帝王龜鑑語為二屏風示群臣  
今所存者草書耳輕俊流便宛然有右軍永興風度  
惜天骨小乏戈法猶滯後有祝寬夫姜夔王允初跋  
亦佳姜遂題字荒僮不知體大可笑也

唐玄宗御書太山銘後

記太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脩其辭韓





史潤其筆以故文頗雅馴不猥弱隸法雖小變東京  
最為穠勁饒古意余嘗游其地度天門造碧霞鬱淳  
雲霧中此銘獨燁然有龍翔鳳翥之態包叅軍搨得  
一本以示余余既讀而愛之然竊有慨於帝之侈心  
也木有蝕蠹入焉當是時天下幾小康帝意以前薄  
秦皇漢武不足道而不知太真林甫國忠祿山之徒  
固已乘其侈而入之蠹矣叅軍得涪州中興頌當時  
置墨池傍閱之其治亂始末有大足相發者噫嘻可  
畏哉

又

記太山銘者唐玄宗皇帝御撰及書字徑可六寸許  
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動之勢余嘗登太山  
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  
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既摩娑久之惜其下三尺許  
為搨工人惡寒篝火焚蝕遂闕百餘字傍有蘇丞相  
頤東封頌正書閩人林焯以四大字刻其上惡札題  
名縱橫漶滅不可讀悵然而下後人事事可憎殆不  
特此

孝經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



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為河  
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  
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  
可喜當其時為林甫所盡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  
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淒涼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  
此循覽遺蹟為之慙慨

### 涼國長公主碑

石涼國長公主碑小許公撰而開元帝御書書法過  
肥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之自唐變此體帝為最也  
碑辭大半可讀攷之唐史睿宗第六女字華莊始封  
仙源下嫁薛伯陽今碑內封爵先後同而字乃從花  
粧非華莊也又稱歸故丞相虞公溫彥博曾孫曦及  
攷彥博傳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伯陽傳尚仙源公  
主坐父穉誅流嶺表自殺然則公主固嫁薛伯陽再  
嫁溫曦史遺曦而碑諱伯陽也

### 兗州孔子廟碑

右孔廟八分書唐太宗詔一通高宗詔一通祭文一  
通太子弘表一通後有朝請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  
刻十二字或德裔書不可知也其行筆不甚精工  
而頗峭勁時時有漢意乃知古法自開元帝始盡變



也

唐文皇告少林寺書

文皇圍洛城時以少林寺僧建功遣使致書存問且為護持之書法不甚工而亦不俗當是暮僚筆內世民二字行草是親押耳首有開元神武皇帝書後人所妄加也今少林寺僧猶以白楮高天下豈佛教所謂護法者其時已尔耶

題武后書昇仙太子碑帖後

武氏牝晨淫革唐鼎觀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之治嘻何其甚也文似出北門諸學士手筆意軟媚無鐵椎椎悍馬時意氣且既為太子立碑而以蓮花六郎稱其後身得不穢千古青簡耶為之一咲

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石刻在關中余有二本其佳者以乞家弟文雖斷闕不甚剝蝕然是五代時翻本也首有相王旦書碑額蓋舊無額武后增之耳至文宗朝馮祭酒珏請斷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相王所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虞書入妙品評者謂其德鄰貞白又謂與歐陽率更齊名而專體過之如履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



有失辭特其傳世頗少嘗見賈耽相公極稱虞筆末  
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中至寶而已噫當其時已珍貴  
如此况千載之後其殘碑斷墨如魯靈光者但再經  
摹勒雖典刑僅存而風骨鏗鍛所餘無幾慨念唐石  
不勝色飛

又

記此碑之月餘客有復來售者首有孔子廟堂之碑  
六字殘缺既少戈法宛然虛和清粹之色自爾入人  
定為宋榻無疑也惜後失數十行購別本佳者補之  
為山房清玩記法書目中又有永興謝文皇表蓋碑  
成進御上賜以右軍黃銀印故謝耳於乎文皇所以  
期永興至矣

九成宮醴泉銘

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永  
興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  
之其名大若此然太傷瘦儉古法小變獨醴泉銘適  
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此帖得之十年前文既  
殘缺字亦模糊然視汴刻猶是未央瓦差不蕩古意  
也因識而藏之

又



醴泉銘余所有者字畫差具可辨後復得一本更完  
整覺其精意古色流映眼睫間摩娑竟時率更之於  
索靖李陽冰之於碧落至下馬坐卧味賞旬日不能  
去昔人云解則愛之余不解而愛愛矣又了不解不  
知何也

又

鄭公此文因隨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有風  
體了然諫錄中語也渤海書書鄭公語當知合也

虞恭公碑

率更書溫虞公碑得之鬻書人者殘缺不復可讀第

其字畫之妙不在醴泉化度下如郭林宗雖標格清  
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設設松風矣

化度寺碑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雖不敢  
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  
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二百餘字後  
又致一本雖剝蝕其可讀者幾再倍之當是前百年  
物而字意小緩散不能如少本之精勁也豈搨手微  
劣故耶因合而識之俟明窓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

皇甫府君碑



率更書皇甫君碑比之諸帖尤為險勁是伊家蘭  
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苔剝差可誦耳皇甫君名  
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者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  
逸貴於唐始克樹碑噫逝者有知能無麥秀之歎乎

###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  
家言然去簡栖頭陀不啻一小劫耳評者謂歐陽蘭  
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  
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  
象文武索靖載妖帖章草中鳥跡筆者顏真卿家廟  
茅山碑正書中玉筋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  
筆者此未易為俗人言也

### 趙模千文

趙供奉在貞觀中以書名嘗與諸葛貞臨蘭亭刻石  
者此帖云亦是摹晉真蹟在吳江史鑑所勻整流便  
矩度森然恨結法小局促乏蕭散之趣耳

### 褚書聖教序記

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道逸波拂處虬建如  
鐵線蓋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輕弱不足言或以為  
翻刻或以為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



三年建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漢州永慶二年徙桂  
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  
嘗書之至是始摹榻上石耶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  
中書令臣褚遂良書致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  
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不  
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疑皆後人附益之耳

碧落碑

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榻別刻  
置廟中今本乃別石耳李旋之輩以為陳惟正李譔  
李瓊書不可辨按洛中紀異錄稱刺史李謹為母房

太妃追薦造像成忽二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乎  
我天下能篆者李異之聽所為則菑戶三日乃開化  
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此涉誕妄不可信然  
李陽水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年而不成其  
妙如此豈惟正譔瓊小子所辦乎字書雜出韻籀鍾  
鼎款識以故與斯體小異聊識之以俟知者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靈運碑者唐崔琪撰末云聖善寺沙門勒下殘缺二  
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無一  
筆不似後世傾側偃卧以取姿態者其人材雖足稱



要之有愧於此髡也

御史臺精舍銘

唐史稱梁昇卿善八分東封朝覲碑聲華為一時冠  
此帖亦可寶也獨御史臺持憲之地乃立精舍倡諸  
繫者禮佛懺悔昔獄吏命祝咎繇范孟博猶非之况  
佞佛手崔中令湜固盛言因利結西方緣矣不知附  
禁齋事發曳銀鐺時佛亦當庇引之不為之一笑

桐栢觀碑

新桐栢觀碑唐崔尚文韓擇木書桐栢即天台別名  
道家所謂金宮玉庭洞天真境覽輿公一章覺此須  
寂寥耳擇木書於漢法雖大變然猶屈強有骨明皇  
酷嬖太真無所不似隸分體不免作豐容豔肌時狀  
老杜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蓋有感也計此碑當為拾  
遺君印可者

大智禪師碑

此碑為唐史侍御惟則書竇泉賦述稱史書古今折  
衷大小應變聲價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絕類太山銘  
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  
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也

張旭肚痛帖



張長史肚痛帖及千文數行出鬼入神倘况不可測  
後河滿子一絕係張枯作枯後張史生可五十年余  
甚疑之既考知與此齋帖俱高閑筆也閑書僧米元  
章欲懸之酒肆者然亦自佳耳

### 張長史郎官壁記

張長史以草聖名其楷法獨有郎官壁記為書中最  
琅琅者董道稱其隱約深嚴筋脉結密又云守法度  
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至縱識者以為得長史墨池三  
昧此刻在宋已少吾吳僅有都太僕元敬一本語具  
金薤琳琅尋入下文恪公家文恪親為跋於裝池之

四旁

余聞化度

三十年矣而始得之所藏九成廟堂公諸措帖皆辟三舍矣因敬題其後

心經

此草書心經刻之長安中云右軍書非也雖道逸而  
疎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况右軍乎見唐文粹乃  
駙馬都尉鄭萬鈞書張說有序萬鈞尚睿宗女代國  
公主字華婉者也於書家不甚琅琅宜其然

### 裴滄少林寺碑

裴懿公滄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  
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  
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



態得非時代為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僥健好酒骨青竟為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適此雲麾將軍碑尤著者將軍名思訓画品在神妙間碑辭絕不之及豈古人以藝為諱耶

### 岳麓寺碑

余友俞仲蔚為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雲麾余亟購得之僅可讀耳其鉤磔波撇雖不能復尋覽其神情流放天真爛熳隱隱殘楮斷墨間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也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謁上太山還獻詞賦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贓者張悅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見其一詩釋語殆不可曉何以負干將莫耶稱於世耶米元章評其書如乍富小民屈強生踈此語殊未當書故佳小佻耳邕以織文獲名以虛名獲死以佳書獲些皆所不虞者因附識之

### 李北海娑羅樹碑



娑羅樹碑是北海筆道逸曹豈美而不傷佻卞當是合  
作書也

李北海書法華寺碑

秦望山法華寺碑李北海書碑尾稱伏靈芝刻即北  
海托名也書法肉好妍雅不作輕肆習乃知吳興所  
得此為多矣

李北海東林寺碑

北海此書本小束法度再經摹刻雖鼻目無異脂澤  
有加而天骨掃地矣所謂韓生貌趙郎不得情性者  
也余晚自廬山歸東林程孟孺馳視之以為絕奇即  
此碑也

臧希晏碑

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  
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韓秀弼八分書文多模糊不可  
讀所可辨者其卒以廣德二年八月五日及有懷恪  
懷亮語攷懷恪碑希晏其長子也書法亦清勁可喜  
其能不因開元帝之好而變者乎撰文為銀青光祿  
大夫行兵部侍郎清河郡開國公而缺其名當以史  
証之

孫過庭書譜



孫虔禮書譜刻石凡三其一秘閣續帖末未有宣政  
印記者最為完文今不可復得矣余遊燕中有偽作  
古色以鬻者其刻亦佳而中有兩訛字蓋秘閣之帖  
遺於後而帝敝墨渝刻者承之賴以辨耳其一未有  
宣政印記而前缺一二字蓋自內府出而卷首稍  
利破然自真蹟上翻刻故獨佳中間結構波撇皆在  
其三為文氏停雲館刻則影響耳虔禮書名琅琅一  
時獨實泉貶曰凡草閤閣之類此帖濃潤圓熟幾在  
山陰堂室後復縱放有渴猊遊龍之勢細翫之則所  
謂一字萬同者美璧之微瑕故不能揜也因書於第  
二本後

徐浩心經

李海書名謀一時有渴猊奔驥之喻此帖意近而法  
慢米顛斥為吏楷誠爾然不能不為眉山小庇之耳

嵩陽觀記聖德感應頌

聖德感應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  
李林甫撰蓋玄宗命方士煉大還於嵩陽觀六轉而  
移煉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  
時女蠱邊蠻交作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  
天下之緣督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



交安其美而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  
其又七載林甫歿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辟穀自  
托元始孔昇真人時亦得此冊力否耶書為徐浩古  
隸與帝隸法絕相類雖以肉勝亦自有態可寶也

懷素千字文

此千字行草刻石關中雖時有譌筆而道逸飛動往  
往妙境

懷素自敘帖

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  
坐此亦不得與二王盟僅屈強江淮耳真蹟歷數相  
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西  
津邸矣於乎素師不習蓮花梵字作此有為跡墮落  
縑素伴朱提入紫閣宛轉粉黛間對肥肉大酒不亦  
重痛辱哉安得祖龍火了此累劫障為快也

懷素聖母帖

素師諸帖皆通瘦而露骨此書獨勻穩清熟妙不可  
言唯姿態少遜大令餘翩翩近之矣

懷素藏真帖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乃游絲筆縈回悅渺中有挽強  
飲石之勁至不易得跋尾周越書得其遺意蔣之奇



有蘇黃法皆可重也

### 恒山祠記

唐河東公所書北嶽恒山祠記公為相有武畧其書要非其至者特以故事存之耳

### 王清源碑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侍郎元載撰門下侍郎王縉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於書稱名家與李邕相伯仲評者謂其過薛少保今其結法清婉老勁不在山麓雲麾下覽者自當得之

哥舒之力諍義者能之李臨淮之先見智者能之清源仁者也所見遠矣所見超矣

### 中興頌

摩崖碑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唐文靡瑣極矣至結與蕭穎士輩方振之頌亦典雅做嶧山諸碑第有可議者頌其君而斥其君之父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且冠之篇首豈頌體爾耶吉甫於宣王詩穆如清風者未聞其以厲王斥也序辭所謂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亦誇矣曉人不當如是



東方畫像贊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模泐然其峭骨適氣滂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余謂東方生蹟固竒詭然以逍遙流易之度處虛實有無間夏侯文亦時時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太嚴整未稱所以發之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語固涉狂公復生不能不頰首耳

家廟碑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画像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蹠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是寧獨書哉

多寶佛塔碑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搨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骨道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多寶佛塔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劫



世尊說法此佛即現寶塔空中贊美大抵皆寓言也  
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為迹求之得無  
去之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即證菩提即現多寶塔  
稱善哉人自不見聞耳

茅山碑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  
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  
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魯公結體與家廟同道勁鬱  
淳故是誠懸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閭閻氣象不  
無小乏

元次山墓碑帖

顏文忠為元次山書中興頌歿又為撰碑文而自書  
之所以推許次山者至矣其忠義才術畧相當然次  
山於文非真能古者何至竭蹶其步而力追之耶

宋文貞碑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  
與記全異碑辭內稱公雅善戲譎不常矜莊凡所詆  
諧人輒䟽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為怪故  
不是恠也非所望於蕭傳亦是一證太史公讀張文  
成事而疑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



者

宋文貞碑側記

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顏魯公撰書石刻沙河二公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絕第其筆以取勢為主微類徐吏部而力過之不免奔驥渴猊眉山寔得此法作擘窠書愈增恠偉黃豫章獨印賞以為瘞鶴銘之流亞噫惟其似之是以嗜之然耶

八關齋功德記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文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悅碑及希晏碑以韓秀弼書之希讓曾士也而能為不朽計乃爾誠有過人者矣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余少則艷魯公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為之摩娑竟日噫稿草耳乃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其辭余未敢論獨笑魚開府郭僕射與杞載祿山希烈之徒漸滅漸盡而公之斷楮殘墨千載恒若新嗚呼是寧獨書而已哉

又



公剛勁義烈之氣其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何也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辭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茲帖見之

顏魯公祭姪文

公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至者忠義之氣與懇切真至之痛鬱滯波瀾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博雅殊稱是真蹟在永豐聶氏尤可寶也

祭豪州刺史伯父文

此帖與祭李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小似遜之然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悅碑及希晏碑以韓秀弼書之希讓曾士也而能為不朽計乃爾誠有過人者矣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余少則艷魯公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為之摩娑竟日噫稿草耳乃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其辭余未敢論獨笑魚開府郭僕射與杞載祿山希烈之徒漸滅漸盡而公之斷楮殘墨千載恒若新嗚呼是寧獨書而已哉

又



公剛勁義烈之氣其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何也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辭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茲帖見之

顏魯公祭姪文

公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至者忠義之氣與懇切真至之痛鬱滯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博雅殊稱是真蹟在永豐聶氏尤可寶也

祭史伯父文

此帖與祭李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小似遜之然勃頓挫小似不及也未有緇郎題名可恨可恨

楚金碑

按賈氏談錄言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士大夫效習之謂為院體此碑清圓有餘適勁不足即所謂院本體非耶得顏尚書小許鉤磔便脫此病夏熟偶題

晤臺銘

元結次山撰晤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真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



身後名甚銘亦類是昔杜襄陽碑峴首一絕頂一深澗曰吾恨千歲之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於名如此

尉遲祠祈雨碑

此碑辭小屬攷之則唐張嘉佑祈雨於尉遲勤之祠應而屬吏紀者也勤為大師從子義師之役寔從死焉書法絕似蔡有鄰而少放得非亦其筆耶

李陽冰篆書謙卦

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廷尉正脉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命

成德節度紀功碑

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嗣輩創藩鎮之禍其人本不足道碑辭脅下為諛餒謗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法邁勁瀟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真定御史行臺不易榻昨夏溫中丞如璋致一本裝潢成帙而記於後

柳尚書僕射諸葛武侯祠記

右記裴晉公度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幕中三公勲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於



金州山人和卷之百二十五  
書不得稱名家獨末元章謂其勝誠懸弟今觀其行  
筆飄灑雄逸無拘迫寒儉之態真是頃篋第結構小  
踈不能運鐵腕捺磔間耳碑在成都可七百年矣完  
好尚如新得非以僻故存耶

董宣傳

碑前有四字篆書漢董宣傳傳作中楷結法俱精雅  
有方圓意而不具人姓名當是唐能書者書之也余  
嘗怪郅都董宣其清疆不屈凜凜至今有生氣而班  
范列之酷吏使與義縱滅宣等後世將何所取衷哉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五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七十一首

唐柳書西平王碑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  
陵縣墓所其辭剝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玄  
秘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  
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蕃背盟  
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帥後  
以邊將入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



未嘗為右金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為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勲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為位宰相績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筭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來為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玄秘塔碑

玄秘塔銘石刻在關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公權書裴觀察休撰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入相所著楞嚴義解諸所叅會妙入玄宗豈彼法中居士長者之流耶此碑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道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一大變耳

題復東林寺碑後

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為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老毛謬奪俸書碑時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体而小變適勁為文弱亦可愛矣



集柳書普照寺碑

集書自聖教外最難逼真此碑通勁方整有一夫當關時力視誠懸真蹟不啻如之金狄人奉金狄教猶不忘臨池江左吳傳朋張即之輩為可愧也撰文者為仲汝文粗能其家言第云寺故右軍王羲之捨宅者妄右軍渡江時未十歲當是淮南公捨耳

李劍州碑

長史名廣業曾祖淮安王神通父雲麾將軍遜子為都統國貞貞子庶人錡也以錡顯故立碑碑立之未五年而錡用叛侈矣夫一傳而子死事再傳而孫死叛不亦大徑廷哉碑辭多泐闕不可讀書撰人有曰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原武男有曰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者而皆不可攷矣書法極清婉可翫集古金石諸書俱遺之因志其略

濟安侯廟記

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昭宗自華歸長安褒賞節度使韓建而及於城隍之神者也記為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懷素書其所載七月甲午建迎上於宮平丙申至華州命建與丞相叅大政固辭其年為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大傅興德尹與史皆合特巨川所



設建辭過當後梁兵下華州以建所為表檄書奏皆  
出巨川手又為建畫策殺十六宅諸王遂禁旅歛藩  
鎮資數而僂之距碑成僅一年耳吾故記其事以戒  
夫文人之貳心而脂辭者

僧彦脩帖

彦脩蓋與亞棲螢光齊名者作詩語如避機懶婦書  
法如淮陰惡少年風狂跳踉俱非本色可歎可歎

宋蔡忠惠萬安橋記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適麗當與橋爭勝  
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書錦堂差  
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

蔡端明荔枝譜

蔡君謨荔枝譜一卷昔人評其書嚴正方重如土偶  
蒙金今無乃類之乎此本棗木刻在閩中故不能大  
佳耳白樂天序稱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  
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  
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其酸如醴酪  
大略如彼其實過之離本校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  
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蘇子瞻詩  
云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此皆為荔枝



傳神君謨不及也然彼是巴蜀嶺南荔枝耳似不足  
辱二君子語

畫錦堂記

韓魏公以上相作畫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參  
政為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又謂  
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蹠埃合作而後用之以故  
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其用筆特  
道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段師琵琶之誦  
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為首云

韓魏公書北嶽廟碑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  
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遶竦有  
二塑鬼竒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  
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  
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輕重此亦可窺一斑矣

淮瀆廟記

太中祥符間脩淮瀆廟知制誥路振記之書則待詔  
楊遵度也二子於名俱不甚傳文路拖固其習書法  
甚熟於聖教而用筆稍粗且欲以佻渴發勢竟成俗  
札昔人論書而貴人品高信哉



大相國寺碑銘

右寺碑在大梁為翰林承旨宋白撰待詔吳郢書完好若新立者白亦頗有文學名而辭蕪雜不工不敢與江揔持作奴何論簡棲郢雖不能脫祗候習頗勁自賞殆類誠懸集書聊為存之

宋真宗先天太后贊

真宗此書在亳州龍德宮適逸有致蓋以其年正月謁龍德耳先天太后老子母也唐系自老子尊徽號曰玄元皇帝故太后之號

宋亦尔耶

嵩嶽廟碑銘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蕪之風孫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母乃通微院體之遺耶

大觀御製五禮記

大觀五禮記石刻在大名舊城字畫不甚密而道朗可取或云徽宗御筆也徽宗能作瘦金書於楷法不足或是蔡京耳

醉翁豐樂二亭記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字窠書法出顏尚書徐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道偉俊邁自是當家醉翁一



記偶創新矍翩翩動人無取六雅介甫沿之作誌更  
成捧心若能於壓字處用古韻差可耳

荔枝丹帖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  
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  
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恠嫚  
客死當是伊任文態未洗盡耳

金剛經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耳昇提舉跋為  
其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其坡書體法多拂起是  
右軍臨宣示筆意其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麓  
漫鋒鍛多中斷耳能大師聽此經至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言下大悟不識一字為人說法四十年右軍五  
十二後便是境界畢千載不可復得為之憮然

蘇書三十六峰賦帖

坡公此書古雅大勝季海賦極不足言亦不見坡集  
中

蘇書歸去來辭帖

此帖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道氣當是三錢  
鷄毛筆所書耳卓契順大奇人然亦名使之在彼法



中固無取也瘴海孤臣借暖牢落不爾無以送日為之一歎

表忠觀碑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恠錢氏起群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穹爵崇奉迨於大明燭火自若納叛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真王者乎奈何困吾民為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懟筆未盡徵也

東坡陶詩帖

此帖張敕秀才於天地亂石中搨得見貽者不拘拘就繩墨而古雅之氣流動行押間可重也

蘇書連昌宮辭帖

元微之連昌宮辭人以為勝長恨曲非虛調也坡此書作行草極有姿態而中不無穉筆長慶集中百官隊仗避岐薛宋人多譏之謂岐薛二王物故已久為微之誤用事今書作岐路蓋真本也



蘇書中山松醪賦帖

余嘗見宋人評書者極稱坡公草聖恨少見之此本雖極豪爽牛鬼蛇神而不免涉踈慢豈逸少所謂爾時真大醉耶

東坡絕句松醪賦帖

東坡絕句三十首松醪賦一首用筆流利輕俊指腕間蠕蠕有生色文待詔精八法者吾嘗得其臨本覽之終不似也詩亦有致語能使與可錯飯滿案故自不俗

馬券帖

子瞻以天廐賜馬遺李方叔使齎之而為書券魯直又為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

東坡告史全節語帖

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為其能事未盡畢也意此未易道也

東坡雜帖

右坡臨懷素王右軍桓大司馬各一首雜詩二首桓



字元子今跋尾稱龜子又云征譙縱時書皆誤也征譙縱者劉裕此當是平李勢時書坡臨帖如雙雕並搏各有摩天之勢比之自運尤覺不凡

東坡詞

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模大小絕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恐好事者若聖教之勒石也內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語人或憂之而公敷歷禁從節帥又十六年而後歿四百年後乃為唐伯虎作識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

大與可絕句三十首

公此書不甚假腕力而適婉秀媚有筆外意詩亦多清麗可喜豈公以此君故辦香洋州使君耶

蘇長公行草醉翁亭記

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結法適美氣韻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蘇長公余見蘇行草不少唯渴筆一二得似耳正書遂無毫髮且公此書既不登石不應復用前跋豈公沒後有王逸老者居恒欲出懷素上乃其筆耶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溫甫董觀瑯耶石刻戲書之耶又念三君不辨此妙境令人怳怳跋尾趙吳興小悞慢而疎不應稱



宋及趙子固并沈啓南吳原博跋恐亦未為真耳區區不能隨人悲咲因記於此以俟夫識者

山谷書狄梁公碑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黃文節公書之為海內三絕然文篇法既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絕也黃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梁公復英王薦張相所稱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千載而後猶凜凜生色然史稱王及善王方慶亦與諫復英王者東之以梁公薦自益州拜洛州再遷秋官後以姚崇薦入相世知姚著績開元不知其薦張至二王愈泯泯矣余故附著

之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真者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卧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劉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谷念之耶

山谷書東坡大江東去帖

銅將軍鐵着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槩



有王處仲過鼓意氣傍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是相發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山谷七祖山詩

山谷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韻詩其書本得意筆而為再刻故且石頑而工拙所用峭側取老取媚意殆盡其僅存者偃蹇桀驁之態耳詩亦頗自負得意語而類若為拙工頑石所侵者何也人苦不自知何緣復寄王子駿

山谷書東坡卜筮子詞帖

缺月挂疎桐一帖山谷書蒼老鬱怒大是奇筆坡此詞亦佳第為宋儒鮮傳時事遂令面目可憎厭耳詞尾寂寞沙洲冷一本作楓落吳江冷楓落是崔信餘詩語不如此尾與篇指相應

食時五觀帖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脩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涪翁雜帖

涪翁草書自作偈語一通又唐詩二首此公自謂得長沙三昧一時亦翕然歸之其風韻態度誠翩翩濁世佳公子也即無論結構與素師手腕有剛柔之異



舟州山人稿卷之百五十一  
識者自得之

廬山高歌

歐陽公廬山高自謂出李杜上不滿識者一咲然其  
雄勁豪放亦是公最合作詩也凡李杜長歌所以妙  
者有奇語為之骨有麗語為之姿若十萬衆長驅而  
中無奇正器甲不精麗何言師也山谷此書姿態猶  
存而鋒勢都乏豈石頑工拙之故耶

蔡卞靈巖寺疏

米南宮謂卞得筆此書圓健適美有兼人之力而時  
以已意參之蓋有書筆無書學者要之不可以人廢  
也

蔡卞曹娥碑

蔡開府手腕極有力故行法多道逸惜一二俗筆未  
盡去爾此碑尤可玩也

米南宮天馬賦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超逸  
真有千金蹠躩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鬣膝  
生秃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  
也

米南宮雜帖



元章三絕句又二紙神氣奕奕射人令覽者奕然

米元暉夫子廟記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秀穎可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黃魯直贈之詩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羲之獻之故事書家不愧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趙子昂帖

吾鄉人陶氏治地得藏石凡法帖十卷後二卷為姜堯章盧柳南餘俱趙吳興孟頫書吳興畫蘭一本清絕楚楚與王摩詰蕉雪同韻弟國香零落不無楚曉之嘆耳書蘭亭記幾遂逼真所不足者雌黃之表固未易言樂志論盤谷序并數尺牘皆佳石既完好搨手亦精視真本當十不失一真可意也此帖為顧善夫所刻內千文歸去來辭西銘各闕數行陶謂文太史書補之文固謝曰莫易視吾不能為後人咲端人謂太史勝東先生補亡遠彼宋康王之於吳傅朋非無此論但恨晚耳

趙子昂雜帖

子昂續書譜文賦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娟濯濯



披襟留連不能自已

左太冲詩於曹氏兄弟猶子昂于大令父子可謂逼真第太冲詩末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尚覺子昂手腕間乏此大氣象

服食帖家弟初見之驚愕咋指謂吳興遂能造此妙境既讀跋尾知為臨右軍筆也紹興愀然歎佛菩薩地分不同若此

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曲且碑大碣螭首龜趺要多非其至者須于閒窓散筆有意無意間求之耳赤壁賦刻之江右王邸中間亦有金錯刀法雖瀟灑

縱逸而不乏矩度與蘇賦俱變體之佳者

趙吳興佑聖觀記  
推官廳記

佑聖觀記在杭州本觀推官廳在湖州郡齋俱趙吳興書俱規摹李北海而廳記稍道勁余至湖州訪墨妙亭遺跡無一存者用此解饒耳

番君廟碑

番君廟碑者祀故長沙文王吳芮也芮以故番令不能為秦死而從亂特以寬厚得物情能取國於魏項係爵於猜劉歷數代而卒以善絕垂二千年而人祀之有加不亦幸哉為元學士明善文趙承旨孟頫書



皆暮年筆故老勁而書尤可喜也

玄教宗傳碑

碑為集賢脩撰虞集撰學士承旨趙孟頫書蓋叙真人張留孫玄化之所由始自張聞詩而下及其徒陳義高凡八人贈真人留孫位已至開府而其孫吳全節亦階特進元之名器濫觴至此哉且虞公脩撰集賢而留孫實知院事其文與書雖美不足論也

虞文靖垂虹橋記

文靖此帖儼雅中有餘意不失中古衣冠可重也

重建廬山東林禪寺記

右記為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撰及書所志寺顛末頗詳而書亦圓婉可愛特少適耳余嘗過東林歎其日就荒落為之憮然蓋元時賦歛薄江淮間有餘力得以從事小果今自貴璫外無能繼之者矣非盡其教之衰然也

孫真人碑

孫真人德或碑鄧集賢文原撰趙承旨孟頫書德或即書重陽真人碑者也承旨此書不甚取骨而姿韻溢出於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腕者也

王重陽碑



右碑為金密國公壽撰至元而道流李道謙書之亦  
道偉有法按重陽名壽初業儒不成去業武不就偶  
以遇異人得度遂為全真教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  
皆其徒丘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麤獨可以破  
服金石事鉛汞之誤人與符籙之怪誕而其徒不盡  
爾也重陽所為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  
追稱之蓋亦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歟

馬丹陽碑

丹陽真人初名從義後名鈺重陽上足也其所云心  
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  
情於虛寧神於極亦是第所謂丹與極者何物也丹  
陽初有家為重陽所導至再三乃棄之與其妻孫各  
行化得道碑為元學士王利用撰而道流孫德或書  
文頗詳腴而書尤勁有魯公遺意

王重陽仙跡記

重陽仙跡記金翰林脩撰劉祖謙撰而姚牧庵遂至  
元世祖朝以安西文學為書書法全學宋文貞碑比  
之孫李不作墨猪氣而文亦能略去幻化語稍蘊藉  
不為其徒張帘也重陽得無師智近六祖而懸識若  
誌公踪跡又似萬回真異人哉



雪菴茶榜

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  
味書法風骨頗通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惜  
胸中無正字骨令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洒不  
足所書官學士後贈司徒唐不空三藏且爾胡俗無  
足怪也

杜待制書清真觀碑

右趙承旨郡學碑杜待制清真觀碑各一通併為一  
帙杜規摹趙遂無一筆失度政猶羊敬元之於小王  
耳邇來文待詔核名吳下紛紛奴書令人厭開眼夫  
夫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惜哉

明宋遂書千文

仲珩此書頗得晉唐人筆意圓熟流便有弄丸運斤  
之勢唯結法小疎耳嘗見方遜志評其草云如天驥  
行中原一日千里起澗度險不動氣力初以遜志為  
太史公故未免曲筆覽而信其非妄也

俞紫芝四體千文

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別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此  
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此君  
亦號紫芝吾友俞允文絕不稱號近刻一私印亦曰



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宋克前後出塞詩

宋克書此詩及後一帖皆合作者其精巧更勝古章法乃所以為終不及耳

七姬帖

七姬誌銘為尋陽張羽撰東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書復典雅有元常遺意足稱二絕弟其事大奇而不情揚用脩跋可謂得其隱古共漢廷老吏也

枝山十九首帖

京兆此書清圓秀媚而風日不之在大令下李懷琳孫過庭上十九首是千載之標公書亦一時之英可謂合作真蹟在休承所近聞以桂玉故鬻之徽人便是明妃嫁呼韓可嘆可嘆

祝書唐初諸君子帖

祝此跋為刻褚登善書者祝跋已入石而登善摹本在許元復處未及授刻為恨筆法清婉貴麗如顧家婦而不乏林下風氣置之武德貞觀間誰能辨也

祝京兆味泉賦帖

此書二十行外隸分溢出古雅有餘雖大得蘭室道因筆不作寒儉態若鉤剔之際少加含蓄便是大家



祝書王文恪公墓誌名

此書方於晉而不踈圓於歐而不局開卷時古雅之氣照人眉睫間是祝金石中第一手

祝書毛中丞夫人墓誌銘

此書視王文恪志銘運筆小圓形差圖占雅亦相亞也

祝京兆六體帖

韓淮陰自謂用兵多多益善此帖近之唯學素師腕差弱耳

君子亭記

陽明先生謫龍場用王猷張薦例為亭竹間而手書記於壁後人為摹刻之先生是時未忘能所心以故其書與辭皆工而差可讀也

王新建紀功碑

新建既俘宸濠獻之歸待命於南昌而勒者也結語嘉靖我邦國蓋踰年而世廟自楚藩入繼大統改元嘉靖帝王固自有徵哉

華氏義田記

華從龍先生此舉是范氏家法應德此記宋文之有致者徵仲此書漢隸之有鋒者聊為存之



豐考功筆訣

豐考功筆訣一冊故鄞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易名皆采古八法精語而時時傳以已意其最所宗事者右軍耳兼享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近代則齒牙餘別耳其書自古鍾鼎籀篆及小楷行草凡十餘種種各有法而以筆滯故不能無利鈍吾所謂豐氏有書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